■2022年8月1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贠艳玲 刘 勇 校对:黄燕杰 安陽日報

红泥河畔家乡美

□尚 怡

故乡是我们心头温暖的挂念,总是在不经意间温柔了整个回忆。我心里与家乡总是近的,有空就想回去看看,前几天趁周末回去,发现老家大河头,一个位于林州市区北部两公里、因洹河支流发源于村西而得名的村庄已经变成了景色秀丽的湿地公园。

故乡在每个人心中都是最美的,记忆中“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老家正变得更加整洁。这次回老家,收拾完小院里的花花草草,炖上大烩菜,我就出门沿着穿村而过的红泥河去湿地公园溜达。沿河前行,我看到河水中畅游着成群的大白鹅,水草中依稀可见小鱼和虾蟹,碧波中倒映着小桥流水、亭台栈道。我不禁想到,前几年这条河一度被污染甚至断流过,里面的鱼虾近乎绝迹,但短短几年间,随着厕所改造、道路硬化、垃圾回收、天然气和暖气入户工程的实施,河道治理的负担转化为了生态发展的红利,老家的“颜值”蹭蹭上涨,现在成了林州北部的休闲好去处,也让家门口的乡亲们收获了幸福生活。

故乡在每个人心中都是最亲的,记忆中“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的老家正变得更加富饶。大部分人对林州的印象是山高坡陡、石厚土薄,作为山地占区域面积80%以上的山城来说,我的老家像是一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拥有平坦开阔的耕地和充足的水源。听父亲讲,他小的时候老家曾有过大片的稻田,在稻花香里说丰年,能听到蛙声一片。山林牧野,麦浪良田,这几年,老家不仅发展起高质量农业,在黄华河和红泥河拓展后的宽阔水域附近,还有人开起了特色民宿,有的搞起了生态养殖。现在,村民年均收入已超过万元,“有钱有闲”的乡亲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故乡在每个人心中都是最好的,记忆中的老家正在书写这片质朴大地上的星辰大海。曾听村里的老人讲,当年老家很多人都参与了红旗渠的修建,我的大伯也是其中一位。在红旗渠修建过程中孕育形成的“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不仅是我们实现脱贫攻坚、改善人居环境的强大动力,也是助力乡村振兴、迈向共同富裕的力量源泉。

虽然我小时候在老家居住的时间不长,但是心里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不曾改变。漫步在湿地公园,触目皆是青山碧水,耳闻鸟语呢喃,想起小时候在老家,有奶奶的蒲扇、院子里的枣树、河里的泥鳅和奔跑的玩伴,有春天的布谷鸟、夏天的鸣蝉、秋天的麦秸垛和冬天屋檐下长长的冰锥,曾在夏夜追逐过扑闪的流萤,也在雪地里寻找过兔子的脚印。暗夜星空下,那些过年燃放的烟花在我心中留下了美好的画面。每每想起家乡,心头都会升起融融暖意。

从湿地公园回到家,锅里的烩菜已经飘香,我感受到这个生机勃勃的小村庄正乘着暖暖微风,用美丽迎接幸福光临。

窑变

□洪 恩

一枚瓷片,从泥土里救赎出来
塑胎、上釉、窑火淬炼

窑病或窑宝,不得而知
就像父亲养育我
一丝不苟,宠爱、责备甚至锻打

完整或是破碎,都是
一种质变

世上没有一片完美的瓷,就像
没有一个完美的人
经历过窑变,就有了瓷的光亮
和铁的硬度

桥

□李 帅

流水年年换新颜,石桥岁岁容不变。
行如流水志如桥,万千愚公可移山。

魁星阁(油画) □李 宁 作

“捡”幸福

□于报生

吃过晚饭,我下楼去倒垃圾。昏黄的路灯下,只见一个人几乎上半身都钻进了绿色的垃圾桶里,边找边喃喃自语:“今儿个有幸了。”

听到有人来,她直起了身子,原来是一位老太太。虽看不清面目,但我能感受到她的欣喜——她身后已有了好几个小纸箱子。

我将一叠旧报纸递给她,转身离去,刚走出不远,又听她喃喃自语:“今儿个真是有幸了。”

明月洒下银辉,树上巢穴中的鸟儿已进入了梦乡,高楼里的人们看电视的、打牌的、饮酒的、弹唱的,正在快乐着他们的快乐,而她在这时候、这地方能连续发出这样的感慨,我想她此时的内心肯定也是快乐的吧。我边上楼梯边感慨着她的感慨。

坐在沙发上,老伴儿见我一脸沉思,便向我瞟过来问询的眼神。我与老伴儿分享着今晚的见闻,交流起对幸福的认识和感悟,也找回了我们很多幸福的记忆。

老伴儿提醒说:“以后倒垃圾,把可回收的拣出来,直接放到垃圾桶边,方便老人捡拾。”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我外出散步,路过那个绿色的垃圾桶边时,突然看到一个人,这不就是那晚偶遇的老人嘛!

我走上前去问:“前几天晚上捡旧纸箱的……”

“是我。这个楼道里的人对俺可好了!”

“您今年……”

“八十八岁了!”她声音洪亮,一头黑发,虽满口只剩一颗大牙,脸上却笑靥如花。

我诧异道:“不像,不像。那您这把年纪,为什么还要这么辛苦出来呢?”

“不苦,不苦。”她头摇得像个拨浪鼓。

老人打开了话匣子,一股脑儿地跟我唠叨开了:“俺是东岗镇山旮旯里的,从小真是吃了苦,比黄连还苦。母亲生了四个女儿,俺是老小,四岁时父亲就病死了,母女相依为命,四处讨饭,磕磕绊绊,勉强成人。十八岁时,俺招了上门女婿。俺丈夫一只眼是瞎的,是十三岁时被小伙伴儿用黄背草扎残的,他父亲虽是卫生院院长,但也无能为力。后来,他父亲去为八路军采购药品时被坏人杀害,他与别人的娃娃亲也就跟着退了,他是没有办法了才入赘俺家的。倒插门被人欺,街坊邻居看不起,好在俺丈夫能忍,人前低调,干活勤劳,硬是拼着一股劲,为俺家撑起了一片天。”

说到这里,她抹了一把眼泪,但皱纹间却洋溢着笑容:“吃水不忘挖井人,是共产党救了俺全家,苦日子才算熬到了头。俺虽然不识字,但干活不比男的差。俺当上了劳动模范,还跟全国劳动模范石玉殿一起在县里受过表彰。”

老太太整理着捡出的几片废纸和玻璃瓶,话锋一转说:“俺后来过的时光好着呢!俺有三个儿子、一个姑娘,都随俺姓王。承包土地后,俺一家勤劳肯干,打的粮食多,吃不完还能卖些钱。俺老伴儿带着孩子们在镇上开了十几年饭店,攒下不少钱。俺老伴儿人实诚,不开饭店后,大家选他当了村干部。儿女们都争气,大儿子在镇上开了一个收购站,二儿子去邻镇办了一个加工厂,三儿子把公司开在了外地,女婿外出搞建筑,是一名技术员。俺山里人说话不绕弯,现在党的政策真是好啊!虽然俺老伴儿八十三岁先走了,但儿女们孝顺,俺不愁吃、不愁穿,越老生活越美满。你说,俺这算不算活得值?”

看她高兴得合不拢嘴,那颗唯一的嚼碎多少酸甜苦辣的牙齿在满脸笑容的嘴唇间“顶着天立着地”,魔术般地把一个老人幻化得那么年轻、那么有气质。

我说:“您老活得值啊!”

我又问:“您住咱小区几号楼?”

“俺不住这小区,儿女们都在市区买了房,俺轮流着住,现在住姑娘家,离这儿不远。”

“您现在有这么好的条件,孩子们愿意叫您出来捡废品吗?”

“孩子们不让俺出来捡,可俺闲不住啊!在老家有地种,来市里住,俺憋得难受。俺不嫌丢人,捡捡才高兴,捡捡才幸福!”

这时,老伴儿取快递回来,赶紧拆开纸箱递给了她。她边接纸箱边喃喃道:“真是遇上好人了,俺今儿个又有幸了。”

原来幸福是可以“捡”出来的。

老人收拾起捡出的瓶瓶罐罐,打成“幸福”包袱,转身又往别处捡她的幸福去了。

生日感恩

□李献昌

每年的农历七月二十四是我的生日,也是母亲的受难日。再过几天就是我四十六岁的生日了,每年的这一天,我都会特别想念母亲。感谢母亲四十六年来默默站在我身后支持我、关心我、爱护我。每一次面对那慈爱的目光,笑意就会自然地溢在嘴角,眼神也会变得柔和起来,而疲惫的生活带来的烦躁也因此归于宁静。家,是我的牵挂;母亲,是给我生命的人。每年的这一天,我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感恩母亲。

感恩母亲,是因为母亲不仅给了我生命,还教会我为人处世的道理。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无论生活多么艰难,无论遇到多少坎坷,我都能每时每刻感受到母亲那份不求回报的爱。因为这份爱是无私的,因而比我的生命更伟大。每每一人独处,回想起母亲那充满深情的一句句叮咛、一句句嘱托,幸福和骄傲顿时涌动在心头,同时也让我对生活和未来的那份自信更加坚定。

岁月催人老,时间总是在不经意间溜走。记得小时候,我渴望过生日的心情就像盼过年一样迫切。每当生日将近时,我都会掰着手指头默默数剩下的日子,因为到了这一天,不但不用干活,还会有好多平时吃不到的好东西。人到中年后,反而有点害怕过生日了,因为每过一次生日就会老一岁。这是自然规律,任何人都是无法抗拒的。那时候,物质生活虽然欠缺,但精神生活却很丰富。小时候的我感觉自己是天底下最快乐的人,不管吃什么都感觉特别香,就连睡觉都感觉格外甜。现在,生活条件好了,物质极大丰富了,精神世界反而空虚了,感觉不到小时候的那种快乐了,百食不知味,就连睡觉也没有小时候踏实了。

生日年年都要过,仔细想想这一年走过来得到不少,但失去的也不少。回头问问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想来想去没有明确的答案。有人说父母健在,人到60岁才能过寿,我觉得这话非常有道理。只要父母在,我们不管多大,在他们面前都是孩子。现在每天看着母亲慢慢变老,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滋味,感觉自己亏欠母亲的太多太多。那饱含岁月艰辛的一缕缕白发、一条条皱纹,都是母亲对我的爱。年轻时的我对母亲的爱不懂,而当我懂得时又常常因工作、生活的忙碌而忽略,有时候还会用暴躁的语气、尖刻的语言、不耐烦的态度给这份天底下最无私、最伟大的爱蒙上一层阴影,能够承受这份不耐烦并能宽容这种尖刻的仍然是我那年事已高的母亲。事后一想,顿感无限懊悔。

人到中年还能够享受到母亲的爱,那应该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每次听到《常回家看看》这首歌,我都会为自己曾经很不得体的言行和态度深深自责。而母亲对于我,除了奉献就别无所求了。生活是艰难的,生命是短暂的。谁在攀比中生活,谁就是最痛苦的那一种人;谁在感恩中生活,谁就是最幸福的那一种人。

秋 声

□祁明星

从夏天传来的一声闷雷
犹如遥远而悠长的洪钟
化作了秋天开场的鼓点
从夏天流出的一场暴雨
像瀑布一样拉开了秋天的帷幕
八月以一个盛大的仪式宣告了秋的到来

秋的开场舞
是那一场秋风的杰作
它带着夏的刚烈和洒脱
舞动了所有的丛林和庄稼
舞动了所有的花朵和果实
风风火火地舞出了秋的大气和豪迈

秋的序曲归功于那些早起的鸟儿
山雀灰雁和金腰燕们按捺不住激动的心
用温暖的翅膀悄悄擦去夜色
用清脆的嗓音轻轻点亮曙光
此起彼伏大起大落地鸣叫着
一座座山峦一片片田野连绵起一个个乐章

秋的小夜曲离不开那些熬夜的虫儿
蟋蟀蝈蝈和纺织娘们低吟浅唱
唱出远远近近的乡愁
唱出明明暗暗的思念
这天籁之音闪动着星星的音符
划过孤独而寂静的夜空

秋的到来落落大方有声有色
大自然以一种热烈的礼仪走进人们的生活
那漫过田野的风带来了瓜果的香味
那生生不息的鸟鸣虫鸣
穿越悠长的时空
在渐浓的秋韵里与人类的心灵默默交融

浅 秋

□高粱秋

一袭风凉,一声雁唳,秋,便在太行山东麓的坡坡岭岭间翩然而至了。

云朵下的原野层次感更强:枝丫横斜的棉田,密密匝匝的谷垄,葱茏的玉米,挺拔的芝麻,扯蔓覆叶的瓜豆……以各自成熟的姿态展现着高低深浅不同的参差,叠叠覆覆,葱葱郁郁,在微风的吹拂下低吟浅唱。一度高亢的蝉鸣清丽了许多,带着些许的凄婉和凝咽,在阳光俊朗的绿野间传送。麻雀成群结队地在草丛里、田埂间飞来飞去,挑拣着季节即将落熟的丰盛和肥硕。一度混浊的河水日渐清亮,盈盈泛出娴静的波纹,几只蜻蜓在水草上起起落落,河底的鹅卵石清晰可见。

三伏未尽秋来到。尽管中午的阳光还是那么耀眼溽热,但到了早晚时分,田垄里、草丛间会有一袭袭凉意溜出,把莹莹露珠凝结在碧绿的草尖儿上,闪闪地晃人的眼睛,给早出晚归的人们呈上难得的惬意和水灵。月色下、窗台边,呢喃的秋蛩先是一两声低吟,渐渐地成片成阵,繁响成一场听觉的盛宴。晚上可以睡个好觉了,枕着窗外习习凉意,梦里的牵牛花星星点点地开放,爬满了灵魂的篱墙。

荷塘里的荷花渐次稀疏,三五朵,一两朵,在清晨的燕影里竭尽全力地绽放着。碧绿的莲蓬从衰落的荷花瓣儿中间伸出来,像一柄柄花洒,在微风中摇摆。柳叶荡漾,软风轻掠,荷叶下的鱼儿细密如线,倏忽而来又飘然而逝,似乎在游戏季节的安闲。松荫下一张棋桌,几名穿各色背心的老者把楚河汉界搅动得天翻地覆,任头顶的云彩看过来看过去而浑然不觉。

黄衰绿肥的菜园在悄然换茬。带着宽边草帽的菜农们把春豆角棚架拆散,把收摘后的油葵腾茬,种上秋天的菠菜、过冬的白菜秧苗,翻耕后的黑土油光闪亮,不时有几条肥硕的蚯蚓在阳光下缓缓蠕动。

成车成筐的瓜果涌入城市,嘈杂的菜市场色彩斑斓,各种瓜果蔬菜混合的香味袭鼻染衣。讨价还价的声音、电子秤数字的闪烁、塑料袋里红艳艳的苹果,欢快着采买人的匆匆脚步。小巷深处,一个汉子挑着叠成小山一样的蝈蝈笼子沿街叫卖,笼子里蝈蝈的鸣叫声繁星一样,把秋声传向楼缝里的云朵。

立了秋挂锄勾。除了棉花等个别庄稼还需要秋管外,大部分的禾苗都进入了受孕期和成熟期,昼夜的温差给庄稼提供着充足的光合作用与籽粒糖分的沉淀。老把式的农民抓住短暂的休闲期,拿起镰刀、扁担,把大捆大捆的野草割回来,沤制农家肥,以备秋收之后种麦肥田。“一环套一环,环环不得闲”。那些把生命鲜给大自然的人们,祖祖辈辈都是这样遵循着季节轮换的规律,周而复始地像陀螺一样旋转在田间地头。

妇女趁着立秋后早晚潮湿的地气,或三五成群,或妯娌母女,聚集在庭院浓密的树荫下,一面聊着家长里短,一面摇动着纺车,合麻绳、纺棉线、糊褙子、纳鞋底。那线绳抡圆后的长长弧线、麻绳抽打鞋底的声响,在土坯篱墙的村子里起起落落,把下田男人的心永远拴牢在密密麻麻的针脚之间。

秋后十八天寸草结籽。无论春夏经历了什么,是旱涝,是贫瘠,是天灾,是人祸,是一帆风顺还是颠沛坎坷,人活一世,草木一秋 ,在处暑后的第三天,所有的禾草都要给自己的轮回画个或扁或圆的结局。十八天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天光依然眷顾,地热依然激情,雨量足够丰沛,风信还在自己手里。抓住这有限的光阴,给即将结穗的秋粮追肥浇水,为马上就要到来的秋收准备仓储农具,谋划收秋备播的各项活计,甚至把目光探触到秋风萧瑟的更远处……那些种了一辈子土地的老农们往往会在这个时候,三三两两地站在晚霞流散的田埂上,一边吧嗒吧嗒吸着旱烟,听着禾苗最后嘎吱嘎吱的拔节声,一边说着各自对季节的不同感悟和判断,探讨和商量着下一步的日子应该如何面对……直到夜幕四合,炊烟暗淡,才沿着高高低低的乡间小路,听着草丛里唧唧哝哝的虫鸣,深一脚浅一脚地向村子里走去。

浅秋,是绿意葱茏的盛夏向红黄斑斓的秋色转弯处的回眸一笑,明媚的酒窝深深地辉映在了热爱大自然的人们心里。